
以〈檸檬〉中的象徵分析主角心理狀態的變化

一、前言

第一次接觸梶井基次郎的作品〈檸檬〉，是在國中時閱讀尖端出版社的輕小說《文學少女》系列中的短篇〈不開心的少女與檸檬少年〉，以男女主角閱讀〈檸檬〉為背景所撰寫溫馨又苦澀的初戀，讓我好奇這篇被作為背景援用的原作究竟是篇怎麼樣的小說，找來看後卻因為單調的故事線、主角莫名其妙的自言自語和厭世行為而非常失望，不明白為什麼〈不開心的少女與檸檬少年〉中的男女主角可以對這篇小說起共鳴。

而後第二次閱讀是在高中畢業後的暑假，逛書局時偶然又看到梶井基次郎的作品集，決定再看一次當時無法明白的〈檸檬〉，意外的發現其實作者藏了許多線索在文字中，解釋主角的想像世界與心理狀態的改變。因此，我決定更深入研究以整理出完整的脈絡，以〈檸檬〉中的象徵來分析主角心理狀態的變化，來了解為何主角會做出許多外人無法理解的行為？

進一步理解後，發現〈檸檬〉雖然在分類上尚無定論，¹但在廣義的來說仍屬於私小說的範疇，²為梶井基次郎十八歲時的處女作。因此，我決定以私小說的角度切入，基於一名青年學生的立場，利用文章中的線索分析丸善與檸檬的象徵，再以這些象徵及主角的自白來佐證主角精神狀態的轉變，使一切看似莫名其妙的行為變得合情合理。

由於以私小說的角度切入分析，因此參考了潘世聖的〈日本近代文學中的「私小說」簡論〉與黃輝的〈梶井基次郎《檸檬》是私小說嗎〉兩篇論文，運用其中對於私小說的理論，以及對〈檸檬〉的初步分析，來提出我自己對主角心理狀態的觀點。

¹ 黃輝，〈梶井基次郎《檸檬》是私小說嗎〉，《青年文學家》第 12 期，2012 年，7 月，頁 6。

² 關於「私小說」這一觀念，在日本研究界也沒有一個非常統一的定義。歸納起來，大體上是指以下兩類小說：一是以家庭和文壇交友為素材、如實描寫個人私生活為實的「身邊雜記小說」；二是徹底拋開日常現實生活素材，單純描寫觀照人生時所浮現出來的某種心境的「心境小說」。但現在習慣上人們往往把身邊雜記小說稱作「私小說」，與「心境小說」並列使用。潘世聖，〈日本近代文學中的「私小說」簡論〉，《日本學刊》，第 3 期，2001 年，5 月，頁 64。〈檸檬〉並非只單純描寫個人私生活，也非徹底拋開日常現實素材，而是綜合二者，因此雖然無法細分其究竟為「身邊雜記小說」或「心境小說」，但在廣義分類上仍可以屬於私小說。

二、〈檸檬〉中的象徵

〈檸檬〉這篇小說的故事線十分簡單，短短七頁的小說只描述了一件事，主角心情不好，在水果攤買了一顆檸檬後，覺得好像被治癒了，然後把它放在一間書店兼雜貨店的畫冊中，想像它是一顆炸彈爆炸後，主角的心情變得非常好。這些行為如果就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來看的話是非常莫名其妙的，不過好在這篇小說是以第一人稱的方式來描述主角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以可以透過分析去理解在主角的想像世界中，這些平凡的事物究竟隱藏了什麼象徵，以及這些行為背後真正的意涵。我以「丸善」與「檸檬」兩個象徵來作分析。

1. 丸善：

在小說中，丸善是主角過去十分喜歡去的地方，其描述為：

在生活尚未被腐蝕之前，我喜歡的是丸善一類的地方，那裡有紅的黃的古龍水、生髮水，考究的雕花玻璃器皿，有著典雅的洛可可風格浮雕花紋的琥珀色或翡翠色的香水瓶，煙斗、小刀、肥皂、香煙等等。我曾經為了看這些東西耗上近一個小時，最後我所謂的奢侈就是買了一支上等的鉛筆罷了。³

而在丸善中，主角最喜歡的就是安格爾（Jean Auguste Dominique Ingres, 1780—1867）的畫冊，其為 19 世紀法國古典主義畫派領導人，畫風線條工整，輪廓確切，色彩明晰，構圖嚴謹。⁴這些都是一般世俗大眾會覺得「美」的東西，主角也不例外的受其吸引，我們可以將其理解為一般世俗中的價值觀。⁵而在主角的生活被「腐蝕」之後，這些東西對他而言卻成了一種壓迫：

丸善這種地方對於當時的我而言，也不過是一個令人悶悶不樂的地方，而書籍、學生、收銀台，在我眼裡他們就是一群討債鬼。⁶

這種壓迫感也是這篇小說的開始，代表著主角開始質疑這些受眾人、以及過去的自己所接受的價值觀。在潘世聖的〈日本近代文學中的「私小說」簡論〉有一段描述：

心境小說始終謀求一種調和的世界，也就是以自己的意志和教養來面對自我生活中的矛盾，致力於緩和或減少自己與社會的摩擦衝突，並通過這一過程，創造出一個美好

³ 梶井基次郎著，李旭、曾鴻燕譯，《檸檬》（台北：新雨，2007），頁 14-15。

⁴ 梶井基次郎著，李旭、曾鴻燕譯，《檸檬》，頁 18。

⁵ 梶井基次郎著，李旭、曾鴻燕譯，《檸檬》，頁 4。

⁶ 梶井基次郎著，李旭、曾鴻燕譯，《檸檬》，頁 15。

的、調和的、觀照的世界。⁷

基於以上引文的原則，屬於私小說的〈檸檬〉就是一段自我肯定與心境調適的過程，而這也是私小說的主要功能之一。⁸因此，在閱讀這篇小說時，我們的重點應該要放在主角面對這種改變時，他是如何去調適自己的心情的。

2.檸檬：

要看檸檬的象徵，我們可以先從主角發現它的水果攤開始分析：

這是我所知道的水果店中最喜歡的一家，它絕不豪華氣派，卻可以讓人感覺到它固有的美。

不過，我想若不是那家店那麼昏暗，也不至於如此的吸引我。

由於四周黑壓壓的，於是店頭的幾盞電燈便彷彿驟雨般傾瀉在果攤上，使得果攤無比絢爛，分外耀眼。⁹

這不是一般人會注意到的「美」，它沒有丸善的氣派與講究，可是主角依舊可以感受到它的「美」。昏暗中的電燈照在果攤上顯得耀眼，吸引住了主角的目光，就像是在他無法感受到大家所認為的「美」的昏暗，他又發現了一個自己可以認同的東西，而裡面分外引人注目的，就是檸檬：

那天，我破例在那家店買了水果，原因是那天貨架上有平時鮮見的檸檬。

我很喜歡那些檸檬，色澤清麗純美，就彷彿從顏料軟管裡擠出來的檸檬黃凝固而成。紡錘體的外形也小巧精緻，令人賞心悅目。於是，我決定買下一顆檸檬，僅此一顆。¹⁰

主角買了檸檬後將它拿在手上，仔細的描寫了那顆檸檬帶給它的感受，包括視覺、觸覺、嗅覺，以及最重要的東西——這顆檸檬的重量：

其實我是想說，這種單純涼涼的觸覺、嗅覺和視覺是我一直以來苦苦尋找的感覺，它舒坦得讓我不敢相信——這就是我當時的感覺。

——正是這個重量——

我恍然大悟，這個重量正是我孜孜以求的東西。也許是出於一種狂妄或諧謔的心理，

⁷ 潘世聖，〈日本近代文學中的「私小說」簡論〉，《日本學刊》，第3期，頁69。

⁸ 潘世聖，〈日本近代文學中的「私小說」簡論〉，《日本學刊》，第3期，頁66。

⁹ 梶井基次郎著，李旭、曾鴻燕譯，《檸檬》，頁15-16。

¹⁰ 梶井基次郎著，李旭、曾鴻燕譯，《檸檬》，頁16。

我愚蠢地認為這正是把一切真善美的東西換算出來的重量.....總之，我感到很幸福。¹¹

主角不斷的強調，這些感官上的滿足都是他一直以來苦苦尋求的東西，它們恰恰滿足了他對「美」的要求。這給了他一種真實感，代表他認同的「美」真實的存在，它看得到、聞得到、摸得到，最重要的是它有重量，就握在自己手中。因此，檸檬在這篇小說中，代表了主角一直在尋求的認同，也就是因為找到了認同，一直困擾著主角的不祥之感——也就是自我懷疑，開始慢慢消散。

三、主角心理狀態變化的四個階段

在分析主角的心理狀態前，首先需要了解主角的性格：

也許您已經注意到，我是個窮光蛋。不過，我需要一點點奢侈，以便在我見到錢財時給我哪怕些許心動的慰藉。兩、三文錢也算奢侈了。我也需要美的東西，希望它們在我無助之時來諂媚我的觸角，這些東西可以在無形中安慰我的靈魂。¹²

透過這些敘述可以理解，因為物質上無法被滿足，所以主角分外注重自己的精神生活，他對「美」的需求極大。而這也是在後來他無法被眾人認同的「美」所吸引時，他會如此痛苦的原因，例如：

這實在令人擔憂，我指的不是已經確診的肺結核或者精神衰弱，也非猶如芒刺在背的負債，而是這種不祥之感。¹³

分析完主角的性格後，基於這種「重視精神生活遠勝於物質生活」的性格，可以開始來分析主角他自己最在乎的精神狀態。我將其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正常狀態、生活被「腐蝕」、遇到檸檬後以及「炸毀」丸善後。

1. 正常狀態：

小說的開始其實是在第二階段，也就是主角的生活被「腐蝕」的時候，但還是可以從主角對自己過去的敘述，來理解何謂他所認為的正常狀態。而如同之前分析丸善象徵的部份，在正常狀態中，他對美的感受與世俗是相同的，他喜歡丸善中的精品，也喜歡華美的詩文和

¹¹ 梶井基次郎著，李旭、曾鴻燕譯，《檸檬》，頁 17。

¹² 梶井基次郎著，李旭、曾鴻燕譯，《檸檬》，頁 14。

¹³ 梶井基次郎著，李旭、曾鴻燕譯，《檸檬》，頁 15。

美妙的音樂，這些是每個人從小到大活在世俗價值的框架中，應該要覺得美的事物。

2.生活被「腐蝕」：

這個階段是這篇小說的開始，主角用「不祥之感」及「腐蝕」這些負面的詞來形容自己的精神狀況，來代表對自己不同於世俗價值觀的自我懷疑：

一種莫名其妙的不祥之感始終壓迫著我的胸口。是焦躁？亦或是嫌惡？好比酒後會有宿醉一般，天天飲酒，便會有宿醉發生。如今，它來了。¹⁴

這種如同宿醉的不祥之感，是經由天天飲酒而來，是一段長時間累積後的爆發，同樣的，主角從小到大被教育的價值觀也是經由長時間累積而成。至於主角價值觀的改變，則可以從許多自白中得到佐證：

無論是從前那些令我快慰的美妙音樂，還是那些華美詩文，哪怕只是一小段，我都不能平靜地坐下來欣賞。有時特意出去聽人家放留聲機，可是只聽了兩、三小節便如坐針氈。

丸善這種地方對於當時的我而言，也不過是一個令人悶悶不樂的地方，而書籍、學生、收銀台，在我眼裡他們就是一群討債鬼。¹⁵

從以上的敘述可以看出，所謂的「腐蝕」，其實就是他面對這些價值觀時有了質疑，他渴望逃離世俗的框架，回歸最原本的、而非被世俗價值觀完美馴養的自己，因此他開始癡迷於過去曾經被禁止的行為，例如舔玻璃彈珠：

在我看來，沒有比碧多羅的清涼味道更美妙的東西了。記得兒時，我因愛把它含在嘴裡而每每遭到父母的訓斥。然而，也許是幼時的甜美記憶在成人後的我身上復甦的緣故吧，那滋味裡，散發著不可名狀的、清朗的、淡淡的詩意之美。¹⁶

在上述引文中，主角形容舔玻璃彈珠帶給他一種詩意之「美」，可以得知他依舊有「美」的感受，只不過並非過去自己與世俗共同認定的「美」罷了。可見雖然他的價值觀開始與世俗偏離，但並未全盤崩解，而是逐漸形成另一種獨特的形式，而小說中則是用對「美」感受的不同，來代表價值觀的改變：

¹⁴ 梶井基次郎著，李旭、曾鴻燕譯，《檸檬》，頁 15。

¹⁵ 梶井基次郎著，李旭、曾鴻燕譯，《檸檬》，頁 15。

¹⁶ 梶井基次郎著，李旭、曾鴻燕譯，《檸檬》，頁 15。

記得那時的我總是癡迷於貌似寒愴，但骨子裡卻美好的東西。¹⁷

主角不再喜歡講究精細的玩物或優雅的詩集音樂，而是開始喜歡上髒亂的後街窄巷、顏色廉價的煙花，甚至想逃離繁華熱鬧的京都。這些蕭瑟的景色對應到了自己活在世俗價值中格格不入的心情，因而產生了親切感。而這種親切感，正是他已經開始為這種獨特的價值觀尋找認同的證明。但也因為那些舊有的世俗價值觀是他熟悉的，因此他無法完全認同自己的質疑與追尋是否正確。在這個階段，主角處在一個無法認同世俗價值觀、也無法肯定自我的混亂狀態，這種不確定感所產生的拉扯，也就是「不祥之感」的源由。

3. 遇到檸檬後：

主角在昏暗中被電燈照得格外明亮的水果攤中發現了檸檬，如同前面所分析的象徵，檸檬正是他一直在尋求的認同：

我記得從手裡握著那顆檸檬的瞬間起，一直壓迫在我心頭的不祥之感竟然開始消散。走在街頭，我感到非常幸福。原本那樣執拗的憂鬱，只因為這樣一顆檸檬便煙消雲散，這聽起來似乎令人難以置信，但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¹⁸

這顆檸檬完美的符合了所有主角對「美」的要求，因此代表自我懷疑的「不祥之感」開始消散。但值得注意的是，關於主角所形容的檸檬有一段非常特殊的敘述：

我很喜歡那些檸檬，色澤清麗純美，就彷彿從顏料軟管裡擠出來的檸檬黃凝固而成。¹⁹

顏料中的檸檬黃是因為顏色像檸檬才被稱作檸檬黃的，然而主角卻用以反過來形容檸檬本身。這種本末倒置的形容，可以看出主角雖然找到了認同，但其實他內心的價值觀並沒有完全的確立，只認為在世俗價值觀中，他又找到了一個自己可以認同的東西，才會用一個人為的、世俗的顏料來形容自己所認同的「美」。在誤以為找到了「美」、恢復了過去的正常狀態後，他帶著他所認同的美，走進了象徵世俗價值的丸善，渴望再次浸淫在「美」的慰藉中，然而卻事與願違：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直到剛才還滿盈盈的幸福感卻漸漸地離我遠去。無論是香水瓶，還是煙斗，都無法讓我心動。

過去曾經讓我渾然忘我的畫冊，如今到底怎麼啦？我凝望著一本本畫冊的封面，再環

¹⁷ 梶井基次郎著，李旭、曾鴻燕譯，《檸檬》，頁 14。

¹⁸ 梶井基次郎著，李旭、曾鴻燕譯，《檸檬》，頁 16。

¹⁹ 梶井基次郎著，李旭、曾鴻燕譯，《檸檬》，頁 17。

顧四周的尋常景象時，感到自己與周遭格格不入。而這種感覺是我之前樂意體會的。²⁰

進入丸善後，主角再次發現了自己與世俗價值的格格不入，過去曾吸引他的畫冊，反而遠不及一顆檸檬所帶給他的「美」，因此他決定將檸檬放入畫冊中，觀察究竟自己所認定的「美」會不會因此動搖：

何不把這些彩色的畫冊隨機堆砌起來，然後用這只檸檬點綴一下呢？

凝神望去，檸檬把雜亂無章的各種顏色悄悄地吸收至紡錘形的體內，更顯得鮮艷欲滴。我隱隱感覺整個丸善的空氣中，唯有檸檬周邊的空氣格外緊張。我佇立在原地凝視了好長時間。²¹

在這個凝視的過程當中，主角終於意識到自己的價值觀並不適用於世俗中，他所認為的「美」，在丸善中與自己一般格格不入，他的價值觀終於確立。然而主角仍活在世俗中，依舊會受到這些價值觀的壓迫，因此，他決定採取一個連自己都嚇一跳的怪異行動：

條地，我腦子又閃現出一個念頭，這個怪異的想法把我自己都下了一跳。

——撇下那一堆畫冊，若無其事的離開——

我忽然覺得心癢得發慌。「要走嗎？對，走！」我義無返顧地走出丸善。

走在街上，心癢癢的感覺令我不禁啞然失笑，如果我是一個往丸善的書架上放置了一枚亮晶晶的金黃色炸彈的惡棍，那麼十分鐘以後，丸善就會以畫冊書架為中心發生大爆炸，想想，真是太有趣了！

我沈浸在自己的想像中，「若真是這樣，那個令人喘不過氣來的丸善一定會化為廢墟吧！」²²

在以上的行動中，主角進入了自己的幻想世界，檸檬化身為一枚「亮晶晶的金黃色炸彈」，將丸善所代表的世俗價值「炸毀」，同時也是將過去的自我及認知爆炸性的毀滅，重新建構出一套人格與價值。

4. 「炸毀」丸善後：

²⁰ 梶井基次郎著，李旭、曾鴻燕譯，《檸檬》，頁 18。

²¹ 梶井基次郎著，李旭、曾鴻燕譯，《檸檬》，頁 18-19。

²² 梶井基次郎著，李旭、曾鴻燕譯，《檸檬》，頁 19。

「炸毀」丸善雖然只存在於主角自己的想像中，但這篇小說原本也就是主角自己的心境調適，因此在主角的世界中，丸善所代表的世俗價值觀已經不存在，再也不會來壓迫他，他也不再需要認同，因此可以將一直支撐自己的檸檬留下，自己一人遠離他原先渴望回去的正常狀態：

這麼想著，我順著被電影廣告裝飾得眼花繚亂的京極大街向南走去。²³

上段引文為小說的最後一段話，主角不再渴望逃離繁華的京都，因為他心中的價值觀已經不再動搖，因此即使身在眼花繚亂的世俗中也不會再迷失或自我懷疑。

而在做這篇論文的過程中，許多人對我提出一個共同的疑問：為什麼是檸檬而不是其他的東西？

首先，〈檸檬〉是一篇私小說，所以這很有可能取材於梶井基次郎的自身經驗，²⁴而他剛好就是遇到了檸檬，若是遇到了其他東西，例如他在水果攤覺得美的是榴槿，那麼恐怕這篇小說的篇名就會變成〈榴槿〉，而他的忌日就會變成「榴槿忌」。重點不在於那究竟是什麼東西，而是主角和梶井基次郎本人覺得它足以代表「美」就好了。再者，這個疑問也呼應到了〈檸檬〉中主角的追尋，在主角「炸毀」丸善前，他也會去計較為什麼自己覺得的「美」是一顆檸檬，甚至用了很多世俗的形容詞，試圖讓讀者理解進而認同他。然而在小說的最後，主角已經不再需要任何認同來佐證自己對「美」的感受，也就是說，作者梶井基次郎也不需要讀者認同他的價值觀，他只是用隱晦的手法，單純的描述一個自我認同的過程罷了。因此在閱讀的過程中，無須去過度思考「為何是檸檬」這點。

四、 結論

在梶井基次郎的〈檸檬〉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名青年學生對世俗價值觀與自身的懷疑，經過不斷的追尋認同來進行辯證，最後決定遵循自身想法，甚至不惜用「爆炸」這種激烈的手法進行自我重新塑造的過程。雖然「爆炸」的過程只存在於主角自身的幻想世界，但這也正是梶井基次郎作品的迷人之處，他的作品看似非常狹隘，無非皆是些叨叨絮絮的自我暴露式的告白，話題也不停的圍繞在自身病痛與煩惱的呻吟，這些都是常為人詬病的私小說缺點，²⁵他卻巧妙的利用這些「幻想」營造出另一個調和寬廣世界。²⁶而他在他的幻想世界中完成了

²³ 梶井基次郎著，李旭、曾鴻燕譯，《檸檬》，頁 19。

²⁴ 潘世聖，〈日本近代文學中的「私小說」簡論〉，《日本學刊》，第 3 期，頁 74。

²⁵ 潘世聖，〈日本近代文學中的「私小說」簡論〉，《日本學刊》，第 3 期，頁 65。

²⁶ 梶井基次郎著，李旭、曾鴻燕譯，《檸檬》，頁 4。

自我調適，進而將自己整理好的思緒帶入現實世界中生存，這是幾乎所有人都經歷過的成長經驗，雖然不見得所有人都和主角一樣選擇偏離世俗價值，也並非都用「爆炸」這麼激烈的手法，但它能引起的共鳴依舊非比尋常。我在前言中也提到，自己國中初次閱讀它時無法明白，然而高中畢業再次閱讀後卻因為有了類似的成長經驗，因此可以明白小說中主角的掙扎。由此看來，梶井基次郎在這篇他的代表作中，確實準確的抓住了一個世代共同有過的煩惱。

參考書目

1. 梶井基次郎著，李旭、曾鴻燕譯，《檸檬》（台北：新雨，2007）。
2. 潘世聖，〈日本近代文學中的“私小說”簡論〉，《日本學刊》，第3期，2001年，5月，頁63-76。
3. 黃輝，〈梶井基次郎《檸檬》是私小說嗎〉，《青年文學家》第12期，2012年，7月，頁6-7。
4. 周柏恆，《梶井基次郎研究—以作品〈檸檬〉為中心》，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12月。

